

榕樹依然

何志平

我在美國漂流了十六年，最後兩站是波士頓哈佛教學醫院及三藩市加州醫學院。

這麼多年以來，往來的，是同一專業的朋友；身處的，是大學的學術環境；居住的，是美國最大的華人社區。按道理，應該是一個很自然舒適的環境，我應該是能夠樂在其中的。但是，不知怎的，我總有一種身在異鄉的感覺。在學術切磋時，在日常生活裡，大家總是禮貌貌、客客氣氣。只是，一旦遇上利益衝突時，不知不覺間、有意識無意識中，會傾向以族類的方法去解決，而我自然屬於「非我族類」。十六年來，生活於彼邦，對於截然迥異的生活方式，我盡量了解，亦嘗試諒解；但是，生活習慣、成長過程、喜惡愛憎，都與一般美國人有異，感受始終不能如一。

一九八三年，香港的朋友寄來一則招聘廣告，內容是中文大學準備開設醫學院，正在聘請眼科高級講師。我在美國行醫，與不少西方病人一起對抗病魔，同憂同喜。八十年代初，在我回港探親期間，曾以觀察員身份，到醫院考察。病人來了，一句「阿婆你點呀？」，感覺竟然是如斯的親切，彷彿我醫的是自己家中的婆婆。原來，醫自己的同胞，感覺是這麼的不同。在國外，我醫的是病人的身體，不能進入他們喜怒哀樂的世界，彼此之間雖然有愛心，但總是有隔膜。

我決定回港。對於我這個決定，我所有朋友都反對，認定是一個最大最大的錯誤抉擇。當時，戴卓爾夫人在天安門前摔了一跤，香港正準備移交祖國，香港人通宵達旦排隊申請英國海外居公民護照，掀起一波連一波的移民潮。我美國的朋友反對我這個決定，我香港的朋友也反對我這個決定，甚至我的父母也反對我這個決定。細心思量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決定回來的原因，我明白這完全是一個非理性的決定。但是我一意孤行，作了一生最大的決定，正當人人擠往領事館申請美國綠卡的時候，我卻退回了我的美國居留證。

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，我挽着行李，提着書本，大包小包的踏進啟德機場。經過入境關卡的時候，海關饒有興味的問我打算幹甚麼，我直截了當的告訴他：「移民回港」。

回港後，有一天，我再到油麻地去，找尋油麻地官立小學，發現校舍拆了，只剩下小型球場，旁邊新建了銀行與酒樓，榕樹頭的設施多了，也現代化了。榕樹頭旁邊的天后廟仍在，修葺得光光亮亮。我一眼看見廟祝梁伯的金石言，自小到大，我家都找他解籤，可以說是老鄰居。我大踏步上前向梁伯打招呼，說道：「梁伯，我返來啦」，梁伯卻一臉狐疑，抬高頭，透過老花眼鏡盯了我一陣子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呀？」

-完-